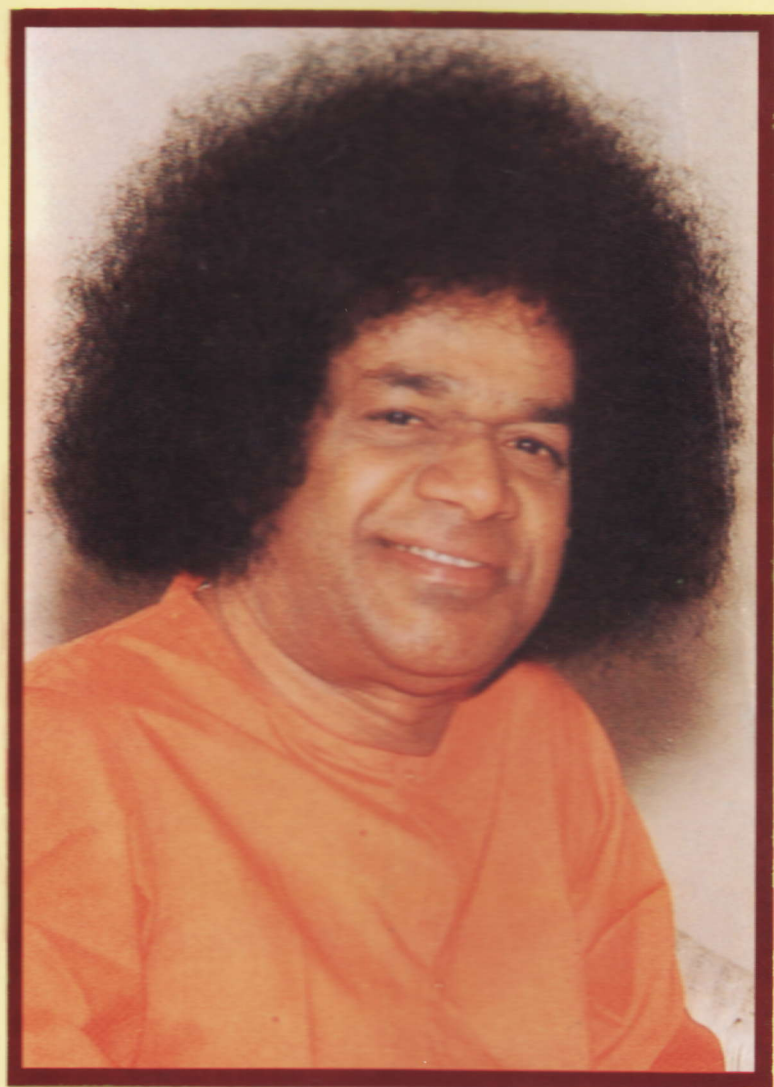


[賽巴峇]奇蹟



目 錄

序言	1
導言	3
第一章追尋	16
第二章沙地也、賽巴峇	21
第三章和平與奇異之家	26
第四章呵、無形的世界	34
第五章出生及童年	43
第六章兩個賽	52
第七章早年的回聲	64
第八章與賽巴峇在山嶺中	74
第九章回返賓達雲南	89
第十章一個不同的地方	98
第十一章飄動的齒輪	111
第十二章更多動人的治療	124
第十三章起死回生的問題	138
第十四章永恆的這裏、永恆的現在	147
第十五章似是而非	160
第十六章來自西方的言論	175
第十七章兩個顯著的信徒	186
第十八章奇蹟的現實意義	199
第十九章有關賽巴峇的一些教義	207
第廿章神座	222

序 言

有關賽巴峇其人其事的神奇傳聞在世界各地傳開已有相當時日，雖然談不上是家喻戶曉，至少是遠近聞名，遐邇皆知。

賽巴峇的傳奇事蹟目下已成為國際神學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坊間有不少有關他的研究著作，對他的傳奇性身世，對他的救世濟人的活動，對他別樹一幟的宗教哲學與思想教義，諸多闡析與描述。

在世界各地，賽巴峇的神奇事蹟亦已為越來越多的人知悉，獲得他救治的許多事例傳開之後，崇奉他的教義的人亦日益增多。但有關賽巴峇事蹟與教義的華文著作却至今難得一見，使不諳英、印等語文，而欲對賽巴峇其人其事作深入研討的人士頗感為難。

我自從最近獲得機會，在印度與賽巴峇晤面之後，便將澳洲人的著作 [賽巴峇其人其事] 一書代譯成華文，並將之付梓出版，以供對賽巴峇事蹟有興趣的人士參考。

由於時間匆促，加以譯筆禿鏽，所以錯誤之處必多，尚希高明指正。不過，如果這本譯著的出版能引起更多人對賽巴峇事蹟的興趣，並加以進一步深入探討，也就不失譯者拋磚引玉的原意了。

拿督斯里林振孝

導 言

……你說奇跡難於相信嗎？我却以為容易。奇跡是可能發生的。繁星閃耀的時空世界，多姿多彩的生命。生長與再生的過程，動物的本能，自然界的發明力量……凡此等等，都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接着一個發生的奇跡。

迪遜教授演講錄

我們多數人在孩童時代所聽到的故事中都經常與奇蹟或魔術有關係。在那個天真的時期，奇蹟是無庸置疑的秩序。比如說，阿拉丁神燈的萬能，傑克的長豆直升雲霄，基督在驚濤駭浪中步行，這些都是被接受的事實，沒有所謂信不信的問題。

當然，這些故事並非只限於在西方世界的民俗與宗教典籍中才能找到。幾乎世界所有地區的人類的載籍中都可以找到一連串的奇蹟的紀錄——從五千年前的克利斯納聖者，以至今日。奇蹟的時代可謂萬古長新，永久與人類並存。在古代埃及，柴文第，印度與巴勒斯坦的遙遠的地平綫上，我們看到了無數的奇跡像早晨的彩霞般高掛天際。在基督時代的亞歷山大城，有無數的神通當眾表演使石像「走路、談話，與預告凶吉。」

在中古的歐洲，教會不幸的壟斷了所有具奇蹟性的事物。在教會外表演奇蹟者只能秘密行事。這些俗世的神通工作者，諸如羅西克魯學派或其他秘學人士，確然存在；而且儘管遭受教會的諸多壓力與排斥，仍然有許多偉大的人物，包括巴拉塞蘇斯與孔德等人士，在群眾中擁有威名，令人嚮往。

但究竟什麼是奇蹟？假如在中古時代有某些人能做一些今日我們能做的事，譬如放映電視，在太空旅行，飛向月球

，與世界另一邊通電話，將物質化為核子，或者將物質化為原子粒，重新將這些原子粒製成另一種形式的物質，這些所謂「異端」將會有什麼遭遇？這些破壞了上帝的法律，摧毀了宗教師的神聖地位的人，將會受到怎麼樣的對待？他們會否被焚死？屍骨無存？但這些所謂「奇蹟」在今日我們看來却是科學研究日積月累的成果。我們也許了解其背後的規律，也許不懂，但科學技術人員們，那些現代的僧侶，却深知其個中道理，而我們也樂於接受這些現象，肯定承認它們是科學進步的成就。我們根本不認為它們是奇蹟。

但從某一個角度看來，它們實在是奇跡，就像時空宇宙與思維造物是奇蹟一樣。只要我們能確定「它是依據某一方程式操作」，或者「科學家已發現其規律，而技師是根據規律行事」，那麼我們就是十拿九穩，無需擔憂：因為這就是科學，而不是什麼魔術。

因此，奇蹟的定義看來是一種我們本身不知其因果關係，也不相信那些我們是有信心的科學家能瞭解其因果關係的現象。基督所創造的奇蹟，根據神學家們是「上帝做為造物者暫時取消了自然律的效果」。但這一概念無法滿足秘學人士。他們認為自然規律不可能暫時取消。實際上，奇蹟的發生是根由於一種更深入的規律，尚未被科學發現與闡明的規律。當這一種更偉大的規律被瞭解時，我們對那已知却較渺小的規律的心理概念將會全盤改變。

巴羅瓦斯基女士曾詳述秘學人士的觀點：「奇蹟並非違反自然規律，像無知者所相信的那樣。魔術是一種科學，一種對自然界的神秘力量，對控制有形與無形世界的規律的深切瞭解。這種秘學原理為少數的科學界人士所知道，但因為知者極少，公眾輿論都認為它不存在。」

載籍中的奇蹟可分為數類。巴迦望·達斯將克利斯納聖者的奇蹟分為以下數類：(一)啓明；(二)望遠；(三)集小成大；(四)一體數分；(五)治病救殘；(六)起死回生；(七)懲戒罪大惡極者。

耶穌基督也表演範圍類似的奇蹟，但着重點有所不同。納沙凌則主要是治病救殘，雖然他亦有時表演所謂「現象」，在水上飄浮，消失得無影無踪，增加食物的數量，化水爲酒，起死回生。假如載籍可信，那麼他的最偉大的現象表演是在最後進行的。他死後將屍體化爲虛有，從墳墓中出來，再重新化爲一種塑膠質的物質，信徒們無能辨認，並於最後在奧利補山峰他將他氣化的屍身昇華到另一個境界去。

克利斯納與耶穌基督是世界載籍中兩個最特出的奇蹟創造者。但除他們而外，也有其他許多較低級或比較不著名的奇蹟表演者。有些只能表演一兩類奇蹟，有些則能表演數種。早期的基督教信徒能醫病和創奇。生在公元一世紀的地雅那的阿坡羅牛斯也有同樣的能力，甚至做出更多的表演。有一次他到達某一個城市，遂停止了該地傳染病的蔓延。有許多聖人與神秘人物是有奇異的力量，諸如飄浮空中，一身二分，星界旅行等。在過去許多年代裡，秘學人士都有一種通曉神通魔術的共同特點。

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巴羅瓦斯基女士表演了各種不可思議的奇蹟，使整個疑慮多端的西方世界感到震驚。她憑空製造了許多要用的東西——果子，餐具，碗碟，首飾，手帕，書信，及其他東西。她據說能將一樣東西化爲另一樣東西，能在她身體中遊行，也能將自己化爲無形。她亦能從過去看事，或從遠處，她所說的「星界」看東西。

對於任何澈底查看證據，毫無偏見的人，無疑地巴羅瓦斯基女士是在表演魔術，一個真正的魔術大師。但更正確地說，大多數的情形是她通過某種高度發展的瑜珈術或鍊金術表演魔術，而她本身則是這種瑜珈術或鍊金術的信徒。

有人說她是靈媒，但這種人通常在接神時本身是無知覺的，而巴羅瓦斯基女士在表演各種現象時却從來也不失去知覺，極其清醒。她本身寧可被人稱爲神人之間的「中保」，因爲這樣更能表達她所扮演的角色。

對於過去或現在的所謂奇蹟，今日的公衆輿論大抵可以歸納爲三大類：有些認爲奇蹟是無根據的，這主要是西方輿論的看法。其次是由於親身體驗或其他原因，認爲奇蹟是有事實根據的。最後一類則抱着一種兩可的態度，這一類人數目越來越多。他們認爲不能給予合理解釋的東西並非不可能存在，實際上現代科學教科書中有關宇宙力量與規律的描述尙非完整，這一見解是有道理的。

但雖然在理論上接受奇蹟存在的可能性，這第三類人都尙未肯定奇蹟實際上已經發生。在承認任何事物是奇蹟之前，他們需要强有力的證明，最好是他們的五感所能接觸到的，至少除了看、觸、聽、與檢查之外，他們亦要在心中能有一種確定。我就是屬於這一類人，一直到我遇到池地也·賽巴峇之後。

由於對心靈學具有特殊興趣，同時對過去一世紀來的心靈學研究工作曾做過系統的探討，我確信有許多所謂奇蹟已逐漸由不可知轉爲有科學事實做根據。心靈感應術，透視力，預知等，現在已被科學研究肯定是存在的，雖然還沒有完全圓滿的解釋與科學假設，但都有一定的事實根據。除此而外，精神治療，心力移動物體等，也有一定的根據與實證。

當諸如測量心意，透視牆壁，預告未來，與用心神來改變物體的運行等現象獲得證實，通過科學實驗與統計分析來確證其既存無訛時，我們就會對這些「魔術」給予一種科學與理性的解釋。

這一點，正是今日我們大多數人所需的，不像古代那樣用神學來闡述，而是用科學方法來理性地分析。當然，也有許多死板的科學家不願面對現實，固執成見。但這類死硬的教條主義者是歷代都有的，他們寧可抓住他們的陳舊的教義與定理，不願接受新事實，新證據，新思想。在各類人物當中，我們也常常見到不願改變現狀，對追尋真理敬而遠之的慣性。

但假如奇蹟果真存在，究竟它如何發生？我們有可能知道奇蹟表演的工具與過程嗎？一個核子物理學家有可能向一個小學生解釋火箭怎樣發射到月球去嗎？他也許可能給一些暗示，也可能給一個過於簡單的答案，但這個小孩如果真正瞭解核子物理學的規律與操作，他有必要先發展他的心理狀態，同時一步一步，長期持續地訓練與學習。

一個小學生要發展成爲一個核子物理學家，其所需的鍛鍊基本上是一種智慧，集中與持久的訓練。另一方面，一個普通人要掌握奇蹟的知識，其所需的乃是性格的鍛鍊，心理的翻新，與精神的進化。通過真正的瑜珈訓練，一種精神的鍛鍊，奇蹟的力量開始逐漸發生，正如巴丹查理在他的「瑜珈真諦」一書中所指出的。

其他的偉大導師則用其他方法來教導同一個法則。舍地賽巴峇告訴他的信徒們在凝思神明或任何形式的上帝時，一個人會變得更誠摯，更冷靜，更清醒，同時取得了測量別人心意與透視千里的能力。

那麼，非洲的巫師，亞伯利亞部族的黃教僧，以及各原始民族的巫醫又如何呢？這些大部分都沒有牽涉到精神方面。實際上，他們多數將魔術用於報復，個人利益，謀殺，以及其他種種無形的罪惡。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魔術的數個階段——最高級的超絕階段，中級的各種幻術，以至最低級的巫術或邪教。大多數的奇蹟表演都是通過各不同級的物體的合作來進行的，比如說自然界的小妖精，各色各樣的自然力，輪迴化的人，仙女之類。這一種理論最爲多數人接受，因爲幾乎所有魔術師都這樣說，不管是高低級，他們都無從爲他們的表演提供理論基礎。奧爾克特上校，神學會的創造人與會長，曾經指出亞歷山大城的一個神學派的大多數會員都相信他們是在鼓勵與操縱各種各樣的自然界的精靈。]

爲了招喚與駕御各種不同種類的精靈，必然要有一種秘

訣。這包括正確的禮儀，正確的訣語，正確的幾何與數學數字，同時也包括某種程度的自我約束，以及最重要的意志力的訓練。

意志力愈堅強，儀式的借助就可以減少得多。曾經多年與巴羅瓦斯基女士一齊工作的奧爾克特上校在他的「日記篇章」中描述了不少在她面前發生的奇蹟。據她說，有不少奇蹟是借助自然界的精靈表演的。但看來她是用堅強的意志力來控制它們，而不是藉助禮儀，訣語或數字。

另一方面，一位意大利秘學家布魯塞西則使用幾何或數字來表演奇蹟。他曾在紐約造訪巴羅瓦斯基女士與奧爾克特上校，能在數分鐘內在清晰的天空散播雲雨。奧爾克特上校指出這位先生看來頗能運用果敢的意志力，但他也使用一塊鑲有幾何數字的板，將它掛在天空。他不准奧爾克特上校動一動或檢查他的工具，但宣稱雲雨是氣神所造，這氣神則完全受他操縱。

處於精神進化較低階段的人，顯然能使用其他不同存在面的實體。但因為同類相吸，所以具有邪惡念頭的弄妖術者能吸收壞精靈來為他們服務。在某種情況下，這些低級魔術的力量是極其真實的，但也有其限度，而且對弄術者有高度的危險性。他必須極其小心，以免玩火自焚。

至於較高級的魔術家，則能吸引較高平面的實體為其服務。這些魔術家並無犯罪的念頭，不存心謀殺，傷天害理，霸佔或破壞。但像普天下的人一樣，他們亦有私心，存有利己之念。所以，他們的動機可以說是與名譽、野心、貪婪息息相關。穆罕默特·梅就是一個例子。他是一個普通魔術家，目的是在賺錢。據他說，他是利用他死去的兄弟的鬼魂來玩弄魔術，而他的主要成就是閱讀密封文件的內容。這比起許多商業行動，諸如利用工業間諜等，並非比較不道德或有悖常理，但這種做法有其危險性存在，比如對健康，安全與正直都有所損壞。此外，用於商業或私利目的的奇蹟力量往

往易於消失，這是爲許多專業神通和東方的僞瑜珈術士所知道的。

與弄妖術者站在對立的一端的是堂正的奇蹟創造。這是完全不同的一種東西；不管是動機、方法、力量、或範圍，都有異於邪教與妖術。動機正當與否是最主要的標準。這必須是正直純潔的，毫無私心或企圖。奇蹟工作者必須超越普通人的情慾或缺陷。普通人所無法抵禦的種種東西——金錢，野心，名譽，個人權力，安全等等都必須不爲奇蹟工作者所動心。他的唯一信念是從愛護人類出發，爲他們解憂除害，並將他們提升至更高水平的瞭解與快樂。

假如一個人能達致如此崇高的行爲準則，那麼他自然而然就能獲致奇蹟的能力。這些可以說乃是他的純潔與神聖性質的一部分。西里穆·巴迦哇陀聖書這樣說道：「一個聖人如能控制自如他的思想，感覺，神經，性情，而且能專心致志於神，那麼他還有什麼力量不能達致的呢？」同書又說道：「當一個人與上帝二合爲一，那麼這個人就會散發出一切神聖的光彩——力量，知識，智慧，完整。」

凡是曾討論過這個複雜的課題的作者都具有共同的見解。烈維寫道：「要控制自然，人類必須超越自然。」恩尼摩塞在他的魔術史中寫道：只有那些「其生命已化爲神聖的人」，那些「不再受制於感覺的人」，才有可能展開神奇的工作。在古代的神通學派當中，那些表演奇特的奇跡的祭司都是自我克制，清規自守的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最高的階段，我們也許能說奇蹟是上帝的工作，通過一個純真的神聖的化身來進行。耶穌基督說：「上帝寄居我身，表演奇蹟。上帝有我，我有上帝。」

公元一世紀的羅馬帝國時代，弄妖術者使魔術的美名塗污了，羅馬帝皇將它全部禁止。但那個偉大的奇蹟工作者地雅那的阿坡羅牛斯却指出了低級與高級魔術的分別。他說：「我無需供奉，因爲上帝與我並存，完成我的願望……我說

弄妖術者是僞聖，因為他們只能吸引那些我輕視的財富。……」

神聖的奇蹟工作者無需祭品或符咒，這些東西只有低級的魔術師才用。基督，克利斯納，舍地賽巴峇，都沒有使用感人的禮儀或迷人的語言。他們都遠遠超越這些世俗之物。神聖的意志就是創造的力量。這意志是人的，也是神的。是人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獲致它。雖然一般人所指的「意志」實際上只是他們的慾望，外在的或內在的，只有當這些利己之慾消除淨盡，只有當這些東西從一個水晶體的表面像塵土被拂掃得乾乾淨淨，人才能與上帝合而為一，而真正的精神意志力量也才能發放異彩，並對物質世界展示威力與操縱自如。

但並不是說這一種智慧力量不會在某些時候使用其他工具來發揮。恩尼摩塞曾對這個問題展開深入探索與思考，最後指出低級的魔術完全依賴精靈來操作，而到了高級階段，「人是使用其天賦力量來發揮，雖然亦非完全不依靠精靈的協助。」

神人或神座所利用的另一個世界的力量當然是較高級的，並非什麼妖鬼或被弄妖術者使用的精靈，而且也不會對堂正的奇蹟表演者發生危害作用。實際上，他還受到高度的尊敬，無論是高級或低級的精靈，無論是非人或化身的人，都會對他敬畏。

假如像許多魔術分析家一樣地說奇蹟工作者乃是依賴另一世界的物體的力量，這並不是對自然律的觀念不敬。毫無疑義的，宇宙是按照某種協調與和音的方式來運行的。同樣的，人類在經過細心觀察與思考後做出某些總結，並將之稱為自然律，這也是千真萬確的。但這些總結並沒有完全解釋了所有現象。隨着時間的過去，不同的總結，其他的假設，規律等等，都可能產生，而這些可能更接近最終的真實。但這些產生後，舊的規律就會消失在新的之中，可能被指為錯

誤，或只是部分反映了真實。

秘學的教導，包括巴羅瓦斯基的「秘學原理」以及其他著作，認為原子之外的存在體，以及肉眼不能見的原子本身，在自然界的運行中扮演一個極重要的角色。但這些存在體並非隨心所慾，胡亂行事，它們是按照宇宙的更深一層的規律來工作，而且目的是在協助實現宇宙的更進一步的和協。奇蹟工作者並沒有將它們引上歧途，使它們悖理與犯規，而是利用它們來表達他的意志，創造奇異現象。但這也是按照規律行事，雖然這是一種更深的規律，仍有待發現的規律。

比如說，變一物為另一物，是有其道理存在的。因為物由氣生，亦能重新化氣。所以遂有可能創造將物體化為氣體，再由氣體化為另一物體的奇異現象。

實際上，人類目下正在經常將一物改變為另一物。比如合成化學工業就是將一些自然物體，如煤或石油之類，加以剖解，再用其分子製成一些人造物，諸如塑膠，人造纖維等。所以，一團煤或一桶石油可以化為一襲尼龍絲衣或一塊塑膠盒，並不足為奇。

那麼，又怎能否定自然界存在着看不見的試驗室，具有相同或更高的變化的能力？所以，在古老的巴勒斯坦，水變成酒，以供婚宴之用，而在舍地的一座廟宇，水變成油，以供點燈之用，這些都是不奇怪的事。這些自然界試驗室的精靈，看不見的試驗工作者，乃是根據自然律進行工作，他們不能破壞規律，正如現代化學師不能一樣。但他們的法則比我們目前所知者還要深遠。根據這些法則，而且完全不破壞自然界的和協，為什麼不可能由那些毫無利慾的鍊金術士使用意志將基本物質化為黃金，以造福人類？

由此推論，我們可以看出耶穌基督，克利斯納，以及任何一個世紀的一個大師，他們所表演的奇跡實在並不比我們周圍存在的以及不斷發生的奇蹟更神奇——「繁星閃耀的時空世界，多姿多彩的生命，生長與再生的過程……」

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人類仍然無法完全瞭然奇蹟的運用法。但盡量嘗試去解決這些奇妙之物可能引導我們去更深入瞭解自己，亦更全面瞭解我們周圍的神秘宇宙。

我所以會知道舍地賽巴峇這個奇異，引人入勝的人物，是由於讀了一本由英國人寫的，在英國出版的書——奧斯本著的「不可思議的賽巴峇」。後來我從其他著作中對這位創造奇跡的神人瞭解得更多，這些著作包括那拉辛哈·桑米所著的四卷傳記。但從一開始我就深深感覺到一種內心的激動，就像有一條繩子緊連着我內心深處，激烈的拉動着。我實在不明白這是表示什麼。

舍地賽巴峇的身世與誕生充滿了神奇。大家所知道的是巴峇所講的幾句話，這些又是抽象與象徵式的，並且前後不一貫。但看來他是在上世紀中葉在海德拉堡的尼桑地方誕生，家鄉可能是一個名叫巴底里的鄉村。他的父母顯然是興都婆羅門教徒，但在幼年時他似乎是由一個回教行者帶大。這是一個聖人，可能是一個汽神論者，也就是他的第一個導師。

四五年後，也許是由於這位回教行者死了，也許是其他原因，舍地賽巴峇被送給斯魯地方的一個叫哥巴饒的政府官員撫養。這位名士不僅富有，而且有教養，虔誠，對宗教熱愛深沉。他可以說是一個具有俗世與精神力量的俗道兩棲聖人。

據說當他第一次見到幼小的賽巴峇，他就看出賽巴峇是迦比聖人的化身。所以他就把巴峇請到家中住下，並形影不離地帶他參與各種宗教活動。這樣，賽巴峇從哥巴饒，他的第二位導師，接受了一種崇高的，雖然不是書本的，教育與訓練。

幾年後哥巴饒認為時間已到，應離開塵世。在他決定的時刻到來之時，他在信徒們當中禱告，並使用其瑜珈術離開了他的肉體，飄飛而去。在這之前，他用手指向西方，要賽

巴峇向西而去，尋找他的新居。

賽巴峇向西走，最後到了孟買境內的舍地。最初他並不受到歡迎，在一間興都廟外徘徊再三，却被當作是回教徒，不准他踏入廟內一步。

結果，賽巴峇在一顆麻荖樹下暫時棲身，多次離開後又回來，最後在舍地的一座破舊的回教堂中定居下來。在這裡，他掛起長明燈，竟夜照亮了回教堂的內部。這是根據興都教與回教的習俗，即禱告之地必須通夜照亮。

有一些人看出賽巴峇的神聖氣質，跑來向他致敬，其中包括從前將他趕離興都教廟的那位僧侶。但大部分鄉民都認為他是一個瘋行僧，不足重視。在印度，聖人傳統上依賴善男信女們提供食物與其他物質供應。雖然這是微不足道的，但他確然極需要燈油。一晚，平常供應賽巴峇燈油的店主騙他說油售完了。也許這只是開開玩笑，以取樂閒集於店門前的鄉民。衆人同時隨在賽巴峇之後，跑到回教堂去，看看他究竟如何應付沒有聖燈的場面，並且準備給他一次大大的奚落。

只見賽巴峇不慌不忙，將回教堂門前讓信徒們洗腳的水壺的水倒入油燈裡，並且就這樣點燃起來，經久不滅。看的人知道賽巴峇已能將水化爲油，驚愕之餘，雙腳跪下，禱告着他不致於因他們的孽行而處罰他們。

但賽巴峇並非他們想象的那麼小氣。他不是弄妖術者，對愚弄他的人憎恨，報復心切。他的心是充滿真愛的，對這些人他早就原諒他們，而且一心一意要給他們教導。

這是賽巴峇第一次當衆表演奇蹟，而這次的事情遠傳千里，人們從各處跑來，有許多成爲他的信徒。他用他的奇跡給人們醫病，協助他們解除難題，保護他們，同時將他們引上神聖的生活之路。

有許多人發覺他們的價值觀念逐漸改變。一些人全然服膺賽巴峇的聖力，決心放棄俗世生活，跑到舍地來，成爲他

的入室子弟。賽巴峇因材施教，廣收教益。學者們原以為他是文盲，想不到他竟能論析教義與研討聖典，遠遠勝過任何別人。但他始終一貫，帶領信徒們走着聖愛，自制，與奉獻之路。

賽巴峇的行動，主要的動機都是發自對信徒們真愛。這些信徒們有不少聲言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種精神昇華，忘却痛苦，憂慮和急躁，感到完美的安全感，而時間就在一種極樂時光中度過。

一個巴斯的女信徒這樣寫道：「其他的聖人忘却了肉體與環境，最終都回返肉體與環境。賽巴峇則經常都是在物質世界之中與之外。其他聖人看來是費盡心力，以瞭解人的心思，或告訴他們的過去行事。但賽巴峇却不費吹灰之力，而又無所不知。」

有關賽巴峇的生活與教義的許多著作都談到不少離奇，有趣與啓發性的故事。我們這裡只要記取其中一些旨義就夠了。他所以在回教堂中終年不斷燃起聖火，是為了取得火灰。這他稱為聖灰，用來做為表演奇蹟，尤其是治病救人之用。他所表演的奇跡包括各種超凡力量的運用，這些在各種宗教與瑜珈經典中都會有提到。他多次證明給信徒們看他能知曉他們在數百哩之外想什麼，談什麼，做什麼。他往往在危機發生時及時出現，或者親身，或者憑藉他人，諸如乞丐，隱士，勞工，狗，貓，或其他東西。有許多證據證明他能透過空間，或變易形式，隨心所慾。那些近身信徒們都表示不懷疑這些東西。

賽巴峇能給人展示一種幻影。比如他曾給那個對進入回教堂感到不安的婆羅門僧一種幻覺，使他從教堂門外看到賽巴峇就是他經常禱拜的室利羅摩神，所以遂急速衝入教堂，向賽巴峇跪拜，其他的奇跡包括從遠處庇護別人，使避免意外，疾病，不祥，與死亡，或者給無子者得子，或者在夢中顯靈，勸導與協助他們。

像耶穌基督一樣，賽巴峇有能力將惡魔從患者驅走，治好最可怕的疾病，包括瞎眼，麻痺，麻瘋等。比如說，他准許一個麻瘋病人巴哥芝替他洗腳。人們都害怕賽巴峇會被傳染，但相反的，巴哥芝却完全被醫好，只賸下一些疤痕。

到了上世紀末，儘管當時印度的交通尚未發達，賽巴峇却已經威名遠近皆知。大約在一九一〇年間，他的名聲遠播，達至最高峰。一隊隊的訪客不斷的從孟買以及其他地方到來。這個衣服襤褸，樸實無華的聖人被強加上盛典與華服，帶上珠寶，坐上銀車，馬象前呼後擁，列對遊行。

但賽巴峇實際上並不喜歡這種盛典，他是爲了人民喜歡這麼做不得不屈就。儘管如此，賽巴峇還是一如既往，一貧如洗，討飯爲生。也許這是爲了證明：富貴，盛典與權力正在極力誘惑一個人的靈魂時，謙恭遂變得更需要。

一九一八年，賽巴峇死於舍地時，他只有足供他行葬的錢，別無他物。在印度，傳統上是將神化聖人埋葬，而不是火葬。但信徒們却爲了他的葬禮而爭執，回教與興都教信徒都爲了要爲他舉行葬禮堅持已見，爭鬧不休。結果，興都教徒佔大多數，遂贏得這次爭論。不過，由於狄斯特先生的調解，對回教信徒們做了一些讓步，並獲得接受。今天，賽巴峇在舍地的墳墓，他住過四十年的舍地回教堂，以及其他與他有關的地方，已經成爲各種朝聖者，不管是興都教、回教、波斯教、佛教、或者基督教徒的麥加。

第一章追尋

精誠致志於真理

一燈如豆亦足矣……

無名氏

歐洲之旅結束後返回澳洲途中，我與我妻決定在印度稍事逗留。一來是爲了參與馬德拉斯省阿提亞神學會國際中心主辦的六個月的真理研討班，藉此對神學進一步深究，增強心得。雖然，有必要在此聲明，以免引起誤解，這一個真理研討班並非什麼啓智速成課程，而是旨在協助參加者對曠世古稀的真理，對存在東方世界古老典藉中的萬古常新的哲學，深入研討。

在印度停留的另一個目的是在各地走走，看是否會在現代印度的日常生活中發現任何比較深刻的精神面貌。是否吉卜林及其他作家筆下的神秘的印度仍然斑斑駁駁，瑰麗如舊？是否各種奇行異說只是暫時隱蔽其噴泉，却等待着重新發現？是否可能在深山老林中尋覓到一位具有超人神力，能卜死知生的賢士？

在神學會受業既愉快又益智。做爲學習各種真理教義（包括古代吠陀時代的著作以至近代經典如一八八八年出版的「神秘原理」）的入門，真理研討班爲我們的行將到來的探索提供了思想準備，使我們更加瞭解準備尋覓什麼以及在尋獲之後能有更深刻的感受。

爲了進行我們的探索，我們走遍印度幾個出名的庵廟，也到過一些少爲人知的隱者住處，與苦行僧與隱士們坐談，也會見了各色各樣的智者，修士，以及瑜珈師父。

從喜馬拉雅山深處與恆河河畔的各庵廟回到新德里，我們在社交場合中遇到一位長袖善舞的商界人士，他拿着酒杯向我們這樣勸說：「哦，你們要尋求印度的精神面貌嗎？這是不可能的！這些都是過去的事兒！現在嘛，我們印度也象你們西方

一樣，只追求物質進步！」

在另一處，一位歷史教授也給我們潑冷水。「相信我，」他說，「印度沒有任何一絲的精神文明。在古代當然有，但一千年前它已壽終正寢了。」

這些現代印度的代表人物這樣說，顯然是錯了，對他們本身的國家可以說是大大誤解。因為我們所見所聞與所感觸到的，都在預示着古代印度的瑜珈寶藏一定會從它的隱蔽深處顯現出來，重見天日。

我們感覺得到它，從微風中聞到它的清香。在庵廟中，我們找到了手足情深的愛，我們也找到了為教誨而教誨，而且樂於教導印度宗教哲學真知絕學的人，聽到了無窮無盡的發人深省的言詞以及高超卓越的道理。然而，我們尚未找到一個具有真正力量的人，一個確然完全經歷過瑜珈生活，能真正突破置於人類身上的枷鎖的人，但所有跡象都顯示這樣一個人完全有可能存在，雖然我們也不必否認精神寶藏絕不可能輕易覓得，而必須人們勤勉克儉去追尋與發掘。

在炎炎六月天的印度乘火車，搭巴士，四處奔波，不可謂不艱辛難熬，但我們為了尋覓真知絕學，却南征北討，從新德里這個熱灶跑到達耶堡那個火爐去，為的是去看看那個羅達索米宗教城如今變成一個怎麼模樣。

我們發現羅達索米城的教育機關大有改進，但工廠與農地却似乎有些老邁無力，整個市鎮似乎顯得鬱鬱寡歡。過去的雄姿英發一去不復近，就像一個老人顯得疲憊不堪，年青時代的歡樂的夢永遠無從實現一般。其所以這樣，完全是因為過去的精力充沛的精神領袖沙哈芝馬哈拉茲早已逝世，而其繼承人卻無法繼往開來，並且發揚光大之。

這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師，雖然被所有達耶堡人視為神的化身，却是一位極其難於捉摸的神，我們嘗試謁見他，却遭遇重重困難，面對無計其數的關梁禁限，遭受種種藉口推辭。

最後，當我們正要離開的前一天，總算有機會與這位達耶堡長老見一次面，敘談一番。在前往謁見這位長老途中，我們

也被安排參觀他的住所。這是一長列中的一間房屋，毫無特色，與其左鄰右舍亦沒有多大分別。

我們在其辦事處謁見這位羞澀的長老，他對其簡陋的房間擁有冷氣機的事顯得怪難堪，臉有愧色。因為在達耶堡，擁有冷氣設備極不平常，可謂是奢侈享受，不過他聲言這是其門徒們強加於他，理由是他健康欠佳，不堪炎熱。

這位長老可謂是極其謙恭友善，但卻沒有什麼令人難忘的言談。我們也沒有感受到什麼特異之處，只覺得假如上蒼確然充滿人性，那麼這人當是上蒼化身，雖然這是一個心有不甘的化身，將其任何神性盡量掩飾，至少不讓我們感覺到他的神聖。

儘管這位樸實的長老有其短處，達耶堡秘書峇武·藍姆·約旦却以其開朗的禮貌與熱誠的協助彌補了一切。幾個傍晚，他都陪伴着我們，在客舍的安樂椅中暢談羅達索米教義與索達瑜珈術，使我們在沉思中流連於阿那赫特的悠遠聲響。他也告訴了我們許多有關兩位英國作家怡特斯·伯藍與保爾·博倫敦在卅年代時在達耶堡長住時的軼事。

這一類的羅達索米宗教城，據我所知，在印度共有二十餘處，各處有其精神領袖或長老。我們曾造訪了多處這類宗教城，包括在庇斯地方的一個較大的宗教城，那兒有大約六十萬人摯誠的相信他們的長老，查蘭星馬哈拉茲，是真正的上蒼的化身。可以這樣說，幾乎我們訪問過的所有這類宗教城，都對其長老持有同樣的看法。

在離開達耶堡的前一晚，我決意向那位秘書問一問他有關信仰分歧的看法。

我問題：「是否所有的長老都有法力？是否所有長老們都是至高無上的婆羅門的化身？」當發問時只有我與我妻在場。

秘書挪動一下身子，沉默了片刻，然後笑道：「不，在同一個時期只能有一個神的化身。」

“那個化身就是你們的長老？”

“是。”

“那麼，其他都是虛假的？”

“我想是如此。”

“好，你當然有理由如此自信。”我說：“但我們，或者任何外人，又怎能知道誰是真誰是假？我們又怎能確定那一個長老才是真正的神性的化身？”

那位身材矮小，慈祥的秘書似乎暫時陷入沉思，然後答道：“三十年前，我在此間的工程學院當講師。一個傍晚，我與幾個人聚坐一處，聽沙哈芝馬哈拉茲長老講道。當時保爾·博倫敦也在場，向長老提出你剛剛提出的問題。長老的答覆我記得很清楚……”

“長老怎樣回答？”我妻艾麗斯問道。

“是這樣的：每天向上蒼禱告，要求他引導你到那個神化的人，我建議你也這樣做。你的禱告無疑會得到效果。”秘書停了一停，然後微笑說道：“當你找到上蒼的化身時，寫信給我，讓我知道。”

我不知道秘書是否要我重回達耶堡，但我記得保爾·博倫敦並沒有這樣做，他最終是在蒂魯梵那麻利地方找到了他的導師——羅摩那馬哈西。

這是很奇異的事。我不敢說我相信現代的神顯靈的故事。但在古代，正如經書所教導的，確然有不少的神化身，諸如羅摩，克利斯納，耶穌等等。我知道有不少印度人認為較近出現的許多精神導師，諸如巴拉摩翰沙。羅摩克利斯納，乃是神化身或神座，但我從來沒想到要在廿世紀六十年代找到一個這樣的人。我從來沒有這個念頭。我所企望遇到的不過是一個偉大的瑜珈僧侶，他也許曾經達到與神接近的境界。但又有何不同呢？反正這是超出我所能理解與所希望的。

儘管這樣，我與我妻仍然下定決心，如果在印度億萬人中能找到一個神的化身，我們確然樂於謁見他。所以向上蒼禱告，可謂無傷大雅。因為這樣做，至少能協助我們更有機會接觸到我們日夜企求見到的聖人賢者。

我們並沒有字字句句按照沙哈芝馬哈拉茲的禱文禱告，也

不定時，或長時間唸禱文，但我們却是誠心誠意的祝禱，希望有朝一日確然不失所望，找尋到一位上蒼的化身。

第二章沙地也、賽巴峇

真理是神奇的

比神話還神奇

拜倫

我是從一位瑜珈行僧第一次聽到沙地也賽巴峇的名字。他並未見過這位聖賢，或到過他座落在布達巴蒂村的庵廟。這個地方據說極難到達，因為是在偏遠的內地，如要去那兒，必須坐牛車或步行。儘管如此，那位瑜珈行僧仍然認為我如果有時間興趣，確然值得一去，因為賽巴峇據說有超自然的法力，能演出奇蹟。

“什麼樣的奇蹟？”我問道。

“哦，據說他能憑空出示東西。當然，也有其他人能這樣做，啓示超自然的魔術，但根據所知，賽巴峇確然超人一等，而且經常演出奇蹟，誰都可以看到。”

這種談話不免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早就聽說印度是一個充滿神奇事物的國度。我也讀過有關印度過去存在着許多瞭解自然內在規律的法師與聖人，但却半信半疑。即使過去有這種人，現在是否還有呢？

我想這也許是一個印証種種傳聞的大好機會，所以決心去一見賽巴峇。後來，當我聽說賽巴峇的門徒們認為他是舍地賽巴峇的復身時，我的興緻就更加強了。

但乘牛車遠征南印度內地的壯舉不得不暫時延擱。因為這顯然是太費力了，而且我們也發現到我們最近的北方之行確然大大削弱我們的精力，使我們不得不暫時退隱到神學會的平靜，草木森鬱的莊園去，稍事休息。

幾個月後，一個臉色灰白，穿着僧袍的婦人來到神學會的總部。經過友好的介紹，我們認識了這個名叫尼麻蘭娜達的婦人。在客廳里用咖啡，她告訴我們她是美國人，來自好萊塢。

這可太令人稱奇了，但她指出是桑米西瓦達給她取這個印度名，並且開導她，使她削髮爲尼。西瓦達死後，她離開了他的庵廟，而且成爲沙地也賽巴峇的信徒。在布達巴蒂村，她見証了許多美妙的奇蹟。賽巴峇目下正在訪問馬德拉斯，而她也被攜帶隨行。

這對我們說來可以說是大好良機。雖然我妻因病無法同來，尼麻蘭娜達却將我引導至賽巴峇的居處。這是一幢可愛的房子，綠草如茵，花木繽紛。原來這是云母大王梵卡德斯瓦拉先生所有，他也是賽巴峇的信徒。我們到時，草地上與行廊中都坐滿了人，個個雙腿交錯，伏坐地上，男的一邊，女的一邊，井井有條。大約共有幾百人，都是等着一瞻聖者的風采。

尼麻蘭娜達帶我穿過衆人，走到前面的走廊，將我介紹給一位紅髮，友善的美國人，名叫羅拔雷穆的。

“我想賽巴峇不久就會結束他的晨會，我會去問知並讓你知知道。”雷穆說。

他把我帶到一個小廳去，然後就走了。只剩下我和另外兩個印度人，全都站着，顯然都在等人。我也站着等。

幾分鐘後，屋子後邊的門開了，一個面貌奇異，我前此未見，同時至今也未見過的人走了進來。他身材矮小，體態輕盈，穿一件紅絲袍，自肩至腳，成一直綫。他的頭髮成拖蓬狀，漆黑，捲曲如羊毛，充滿活力。他的皮膚呈淺褐色，但因爲鬍鬚雖然剃得乾淨却仍從皮膚里透出黑色，所以顯得極其黝黑。他的眼睛烏黑，溫柔，炯炯發光，而他的整個臉更發放著充滿快樂的光輝。

我從未見過賽巴峇的相片。難道這就是他？我想像中他應該是身裁高昂，鬚黑而長，穿白衣。我這種假想也許是從許多有關聖人的描述得到靈感。

他匆匆走過來，跨過地氈，向我走近，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友善的微笑。

“你就是那位從澳洲來的先生嗎？”他問道。

“是啊！”我回答。

他然後走向那兩位印度人，並以德魯古語與他們交談。我看到他在空中搖動手，手心向下，環繞一個小圈，就像我們小時候用手搖動，假意要做出一些魔術一樣。

當他將手心轉上時，那里頭裝滿了絨毛似的灰，他將這些灰均分給那兩位先生。其中一位禁不住激動，哭了起來。賽巴峇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像一個母親對待孩子一樣。我當時還不明白這就是所謂虔誠的淚——充滿極度快活，感恩，愛的淚。後來我聽說賽巴峇曾治好這位先生的孩子的惡疾，雖然我並沒有去詳細調查這件事，所以也就無法保證事情的真假虛實。

過了一會兒，賽巴峇又走向我，並且揮動手，轉圈子。我還看到他將袖子捲起，直至手肘。原來他有意讓我看到他並非在變魔術，將灰藏在袖子里。他是很善於瞭解人的心思的，所以他這樣做，以消除我的懷疑。

當他的手心出現了許多細灰時，他一點點地彈到我手上。我一時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一個聲音從左邊傳來，向我說道：“吃了它，這对你健康有益。”這是羅拔雷穆，他剛剛回來。

“我可以帶一些回去給我妻子嗎？她身體不太好。”

“明晨五點帶她來。”他答道，然後就消失了。

第二天下午，我與我妻又來到同一個地方。在入口處我們碰到來自瑞士的斯特耶女士，她是賽巴峇的隨從團員之一。這位女士非常友善，而且富有同情心。她將我們帶到樓上，那里已有幾位婦人，多數是印度人，穿着娑利，匍伏在地氈上。

我們坐近她們，而斯特耶女士開始講述她在布達巴蒂村所見到的各種奇蹟。我拿記事簿，向她請教賽巴峇庵廟的詳細地址以及如何前往。但這時羅拔雷穆的夫人却趨前而來，告訴我們賽巴峇即將到來，要我走到房子的前一邊，與其他男士共坐。我坐在牆的一角，而其他男士們則圍坐一邊。我與雷穆兩人可以說是在座男士中僅有的兩個白種人。

突然間賽巴峇出現在入口處。今天他穿着深金色的袍，也是由肩到腳成一直綫，沒有任何袋口，或袍帶，也不摺疊。他

所有的袍可以說都是同一風格，繫在頭上兩個金釧，他所穿戴的唯一首飾，而袍袖則顯得寬而鬆，直垂下手肘或腕，視天氣冷熱而定。在袍下他穿着一件短裙，由腰至膝，緊緊裹住，也沒有任何袋口。這些我完全可以確定，因為我們後來與賽巴峇同住一間客棧，我妻曾替他燙袍，所以知之甚詳。由於這樣，我敢確定地指出，懷疑賽巴峇將物件藏在袖中的人是完全錯誤的。

賽巴峇在門口用手指着我，問道：“你是否有帶你太太來？”他能如此緊記在心，使我深深感動。

他將我們夫婦倆帶入另一個房間，詢問我妻有關她的健康。他所知可謂極其簡略，但却能給她不少意見，最後從空中取得一些具醫藥性質的白灰，讓她吃用。

我站在一旁，全神貫注，因為我還懷疑這可能只是一種魔術。接着下來，賽巴峇轉向我，向我微笑，將袖子捲上手肘，並在我鼻子前面搖動他的手。當他將手心搖開時，我以為又是什麼白灰，但不是，而是一張他的頭部相片，上面寫着他庵廟的詳細地址。相片是新的，像是剛洗好，他將它交給我，說道：

“你不是在詢問我的地址嗎？這裡就是。留在荷包里。”

“我們可以來見你嗎？”你戰戰兢兢的問。

“當然，隨時歡迎，它是你的家。”

從這天起，我見到不少他表演的奇異與稀見的事物。他的小相片也一直放在我荷包中。這相片可以說憑空而來，為的是答覆我心中的一個意念，而這意念賽巴峇顯然知道。

與賽巴峇會面之後，他給那些集合在房間的人們做了一次訓話。然後，我們又見到他與衆人在花園一齊走。許多人嘗試摸他的袍或腳。他與一些人談幾句，然後從手心中拿出一些什麼，大抵是灰之類，給其中一些人。

這種不斷拿出白灰的動作，就是所謂聖灰，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意義。這使我想起舍地賽巴峇以及他經常燒火，以制成灰，送給信徒們，療治疾病的事跡。看來舍地巴峇的復身沙地也

賽巴峇，也是用同樣的方法，來制成白灰，以達至同樣的目標。

灰是一種精神標誌，許多宗教，包括基督教，都有用到它。它有不同程度的意思。其中一個明顯的意思是它使我想起所有地球上的事物乃是屬於過渡階段，而人體並非長生不滅。它也能引導我們的思想，使我們從過渡階段朝向未來的永恆，從灰燼朝向不朽的自我。對於興都教徒們，灰是特別神聖的，灰體現了所有物質形式的毀滅。毀滅被目為一種天賜恩惠，因為毀滅之後才有新生，一種新形態的復生，而生命也才能更暢順，更自由，更完滿，更精力充沛地活動。

這之後數天內，我們天天談着我們的奇遇。除了他的創造奇蹟的能力，賽巴峇顯然有着他過人的感染力，他似乎有能力將我們抬高起來，使我們忘却一切憂慮。生命變得比生命更壯大，而塵世中的一切擾擾攘攘似乎遠去了，只留下歡愉。我妻告訴我自從賽巴峇與她談過話，她變得無法制止自己不笑。

至於那些奇蹟，我事後自問是否真的見到。這些看來不可思議，超越自然的事物，對於一個受過邏輯與物理學訓練的腦袋顯然難於置信，即使見到亦難於相信。

所以，我心中一直有所疑慮，像晨霧一樣。我是否被騙了呢？是否這只是一種偷天換日的技倆？百思莫解，無法釋疑。灰是不容易藏在手心中轉圈圈的，而他又無可能從袋子或袖口中取出，真是令人深感迷惑。

到底賽巴峇是否超人，是否他真能演出奇蹟？我有必要做出深究，有必要深入認識他的性格，背景，生活，以及他的信徒們，才能找到答案。我決定到他的布達巴蒂庵廟去一行。

第三章和平與奇異之家

單單地球本身並非教師與護士

全宇宙的力量在此都有通道

斯里奧羅賓多

我乘巴士由馬德拉斯到孟加羅去。那兒的一些朋友借了一輛汽車給我，我便駕車沿公路北上，向布達巴底山莊疾馳而去。我是單獨與一個車夫同行，因為我妻無法擺脫她在神學會總部的職務。

我們一路沿着邁索省前行，直向安達巴德省前去。所經過的都是廣潤的山地，小丘林立各處。布達巴底的名字始終沒有在指路標上出現，一直到我們進入這次百里之行的最後一程。

這時我們已經是走在一條碎石與散沙鋪成的路上，一條鄉區牛車小徑。有些地方根本是一條狹窄的小巷，夾在窮鄉僻壤的半坍房屋的中間。有些地方小徑跨過河流的半乾涸河床，可以行車，除了大雨的季節。但有人告訴我流氓們經常出沒，在淺灘上挖洞，使汽車擱淺，並藉此敲竹槓。

這樣的行程總比過去旅客們必須乘牛車前往布達巴蒂好得多，也比赤足走過稻田舒服得多。儘管當時（一九六六年）道路還是崎嶇不平，但已能容納汽車與巨型巴士渡過最後的險關，直達布達巴底庵廟的前門。

賽巴峇的山莊就座落在布達巴底村邊陲，沿着錫色群山亂石雜堆下的狹窄農家山谷依山而建。當稻禾初長時顯得青蔥一片的山谷，是一派幽深而寂靜，遠離廿世紀的喧囂。當我乘車經過山莊的入口處，太陽正在西沉，落日餘暉照在建築物上，發出一片紅光。這些建築物都座落在一片廣場的邊沿，內望一座巨型白色的大廈。

這時恰好是舉行晚禱與贊誦的時刻，賽巴峇正置身於大廳會衆當中，而只有他能告知我應在何處過夜，所以我便在大廳



巴拉聖地廣場一瞥。



沙地也・賽巴峇在巴拉聖地廣場白色巨型大廈前爲信徒舉行清晨祝願。

外坐下等他。

黃昏隨着頌歌的優美旋律而顯得更幽深和平。暮色更濃，柔和的光燃起，醉人的音樂持續不止，感染了我全身心，驅走憂慮，使我完全平靜下來。

接着下來有人來帶我到賽巴峇替我安排的住處去。這是一個小客房，裝修幽雅，有獨立的洗手間與抽水馬桶。這比我想像中的好得多。

我首先見到卡斯督里先生，一位退休的歷史教授與邁索大學的院長。他現在是布達巴底山莊的秘書，一本月刊的編輯，同時寫了一本有關賽巴峇生活的著作。他也將賽巴峇許多用德魯古語發表的演詞譯成英文，並已出版了數卷，內容包括這位聖者的精神教義，同時也表達了他的各種思想與指示。

第二天一早卡斯督里帶來了所有用英文出版的這一類著作。

「這是賽巴峇送給你的禮物。」他說。他是一位學者，更是一位虔誠的宗教徒，他的臉色嚴謹，充滿誠摯與慈祥。

他告訴我有關山莊的一些事。這山莊名叫巴拉聖地，意思是「和平之家」，有大約七百人在此長居，而其他餘數百人則來來去去，這些人居住在廣場邊沿的排屋中。訪客則安置在各空房，並沒有固定的地方。至於像我這一類受到西方文明物質享受弱化的人，賽巴峇通常將他們安置在設備一應俱全的客房。

大清早起來，我聽到奇異而舒暢的梵文贊誦。原來是來自學校里學習吠陀經的學童與青年們。他們不只學習唸梵文，而且將它們背熟，抑揚頓挫，朗朗上口，就像古印度的情況一樣。這據說是因為要取得吠陀的精神益處，除了瞭解其文字的意思，還必須在其音韻中取得共鳴。這是古代著作中經常強調的，而我本身的經驗也使我有同感。這間學校是現代印度少有的幾間類似的學校，因為正如卡斯督里告訴我的，這間學校用七年時間來教導學生學一部吠陀，而一共有四部吠陀，也就是說必須用廿多年的時光來完成學業，而又完全無任何商業價值可

言，反映了賽巴峇堅決抗拒現代印度物質主義壓力，積極恢復古代精神文化的中心。

庵廟中有食堂。我曾在那里進食，但因為我是受賽巴峇邀請，所以無需付錢。住宿亦是免費的，而且我還收到了一套免費的書籍。看來我不被允許付任何錢，雖然我也許可以在離開之前捐輸一筆。這一點我向卡斯督里詢問。

「不。」他堅決的說。「賽巴峇不接受任何捐款。他從來不向任何人要錢。」

「他不是有不少有錢的信徒嗎？」我問道。「也許他們給這裏的庵廟一些財政援助吧？」

「不。」卡斯督里笑道。「但最好不要完全相信我，問問那些人自己吧。有很多人不久就會來此參與西瓦拉底聖典呢！」

「這是什麼？」我問。

他解釋說這是一年一度祭拜西瓦大帝的慶典。幾千幾萬人都在這一天跑到巴拉聖地來，共申慶祝。賽巴峇在慶典中也當衆表演表蹟。

我隨即決定等待西瓦拉底聖典的來臨，並親身看看奇蹟真像。同時，我可以詳讀卡斯督里所寫的有關賽巴峇的故事，向他的一些信徒們做一些訪談，並且盡可能與賽巴峇本人接觸，瞭解這位偉人。卡斯督里告訴我不久之後我就會有機會被賽巴峇接見，雖然他很忙，但我並未失去信心。

再過幾天，我很榮幸被邀參加幾次團體會見。大約十二人會集在祈禱廳，賽巴峇則坐在椅上，或地上，由參見者團團圍住。我每次都盡量坐得靠近他，通常是在距他右邊數呎之遠，以便清楚的看他表演奇蹟。

這種團體會見通常先來一輪宗教演講。賽巴峇先邀請會衆發問，然後在回答時闡述人生的意義與宗旨，人的本質，以及人應如何求生，以完成做人的目標。這些教導都是極清楚，明白，以及實際的。

每次會見將結束時，如果有些人有私人的問題要處理，他

就會帶他們一個一個或一家一家地在另一個房間會談。但每次的會見都不免要由賽巴峇表演一兩手，除了那可空見慣的空手出神灰而外，我曾見到他憑空拿出各種物件，包括耳環，鍊，戒指，項鍊等，並將這些東西送給參見者。

他顯然知道我對他仍然存有懷疑之心，因為他時時都在我面前將袖子捲得高高，以表示其中空無一物。但有一次他根本不必這樣做。這是一個大熱天，他穿着一件短袖長袍，而他就這樣地將右手攤開，手掌向上，放在離我眼光幾吋遠的椅靠上，做出表演。這完全消除了我心中的疑竇，而我心里想如果我是掌紋家，我或者會詳讀那小手掌中的綫條與氣質，但我絕無法看到上面藏有什麼物件，即使極小的物件。

他將手慢慢提起，開始轉圈圈，離開我全神貫注的臉大約十八吋。手不久前還是空無一物，但突然間他却已抓住一樣物件，搖擺一下，原來是一條雜色石珠綴成的項鍊。這是印度人所俗稱的鍊珠，用來禱告之用。它完全是在衆目睽睽之下產生出來，絕不可能由什麼人藏收着，然後偷龍轉鳳。賽巴峇將它送給一個白髮婦女。當他將它掛在她頸項時，她激動得眼中流出淚水，兩腳跪下，去摸觸賽巴峇的腳。

來訪的會衆一天比一天多。建築物都擠滿了人。有些人開始在樹下擺下睡床。在這些黑臉白袍的印度會衆當中，我是唯一的西方男子，因為羅拔雷穆已回到加里福尼亞去了。在婦女當中，西方人有兩個，就是尼馬蘭娜達與斯特雅女士。

但我一點都不感覺到自己是外國人。我覺得是在衆兄弟中間，心中充滿快樂。每一個人都是如此，因為兄弟之情閃耀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感染着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任何陌生人不久就成為相識，最後成為知己，因為每一個人都要競相告訴別人賽巴峇替他或他的家人做了什麼好事。

我發現到信徒們來自印度各地，各階層。有王子、商人、醫生、律師、法官、公務員、科學家、兵士、小職員、負販等等。在各客房中的婦女有散陀的土酋后，她的女兒，以及庫茲的南羅公主。男客則有聞卡達基里的古馬拉惹，散陀酋長，雲

母商梵卡德斯瓦拉先生，和我自己。

這些人都極富有，所以根據卡斯督里所指示的，我決定詢問一下他們是否有捐輸鉅款給賽巴峇。從這些人，以及從後來的許多人，我得到同一個回答。他們都極樂於支持賽巴峇的庵廟，給予財政上的援助，但賽巴峇堅決不肯接受。

我想假如換做其他宗教領袖或團體，這該是多麼好的良機來爭取捐款，不僅富有的少數熱心者準備捐獻，其他的廣泛民衆亦願意傾其所有，盡其所能，大力捐輸。這些數以萬計的信徒，同心合力捐輸，將滙合成一筆極可觀的基金。但賽巴峇完全拒絕了。那麼，他怎樣取得他所需的錢呢？對這一個問題，人們只能做出微笑，像是在說：「哦，賽巴峇怎樣處理嗎？他本身就是一個我們不能解決的奇事，無論如何，事情是很清楚的：不管賽巴峇表演奇蹟有何其他動機，他絕不是爲了錢！

每一個與我談過說的人都有至少一樁或多替有關賽巴峇的奇蹟向我訴說。我的記事小冊越來越厚，記下了不少奇人奇事，有些是無法印証的，但有不少却可以互相印証與確証無訛。除了憑空取出物件那類奇蹟外，我聽到了不少其他的奇行異事，其中有些是有關治病救人的，有不少奇難雜症都由賽巴峇妙手回春，包括一些醫藥已確証無法醫治的絕症。

在布達巴底庵廟有一所醫院，駐有兩名醫生以及其他外來的助手。這兩位全職醫務人員是醫藥總監實達拉繆醫生與他的女助手惹耶拉斯米醫生。這位醫藥總監告訴我賽巴峇數年前邀請他來此服務時，他已退休，所以很不願意接受此職務。但賽巴峇告訴他醫生只是掛名而已，實際上是由他醫治疾病，所以他遂留任至今，因爲他是一名信徒。

「除了一般性的治療而外，其他我都按照賽巴峇的指示行事。」他說。「有不少已証明是無法用醫藥療治的固疾，都由賽巴峇治好了。從科學觀點看，這些都是極其費解的。」

他給我詳述了幾個這類的實例，給我X光照片看，出示醫藥檢查詳情與記錄。以下是幾個這類的例子，顯示了賽巴峇在醫療疾病方面的成就，它們也顯示了他確然是以不同方法醫治

不同病人。

從邁加羅來的一位女信徒患了肺病。有吐血情況，X光也顯示右肺有黑點。醫生說可以醫治，但必須兩年才能痊癒。她決定不用醫藥，却跑到巴拉聖地來。

賽巴峇給她神粉吃，同時將她安置在庵廟的醫院中。一星期後，我去醫院看她，她還在復元中，但所有肺病跡象都消除了。換句話說，她一星期就被醫好了，而不須兩年的時間。

一個住在孟買的年青人最近剛剛從瑞士回來，他患了一種內部病痛，歐洲與印度的醫生說是癌症。他並非賽巴峇的信徒，但朋友鼓勵他到巴拉聖地一行。顯然極其絕望，他決定一試，但他並不住在醫院里，而是住在食堂邊的一座建築物，等待着賽巴峇，並向他求助。

一晚，他夢見有什麼人來訪問他，帶着一把發光的刀。當他醒來時，他只能記得這些東西，那個模糊的訪客，以及那把閃閃發光的刀。也許這並不是夢，因為他第二天向食堂主持人出示他的床單，上面有一大片神秘的血跡。會不會是賽巴峇在他沉睡時給他開刀呢？這一類的奇蹟過去也曾發生。無論如何，這位年青人的癌症就這樣醫好了。

一年後，我寫信給這位年青人，詢問他的病情。他回答說他已經完全痊癒，並已回到瑞士去工作。他的健康良好，並且想念賽巴峇，表示感激，無日或忘。

一個五十八歲的老人，患了高熱病，被送進醫院來，他在另一間醫院被當作發高燒醫治，但經過兩個月仍無法治好。在庵廟醫院中，醫生給他各種藥物，包括金雞納霜，盤尼西林等等，但都無法治好。病人溫度高達一〇三度，精神混亂，情況越來越惡化，最後失去知覺，顯得無法救治。

賽巴峇來醫院看他，給他神粉吃，並且將一些塗在他額上。不久之後，他的熱度開始消退，漸漸地醒過來，最後迅速的痊癒，再無半點赤痢症狀。

一個殘廢的人，無法走路，站或坐，被帶到庵廟來。這個人極富有，是邁索省的咖啡種植人，大約五十歲左右，在過去

廿年中一直患着風濕病，接受了不少的醫療，都無法醫好，除此而外，他最近又患上腎病，溫度一直在一〇三至一〇四度之間。

在巴拉聖地庵廟醫院中，他拒絕接受任何傳統的醫藥治療，堅持一定要賽巴峇將他治好，因為對他有信心。這一次賽巴峇搖動他的手，取出一瓶藥水，要病人每天服兩滴。十五天後，這個咖啡種植人已可以扶杖行路。繼續治療的結果，他一個月後已能無須扶杖走路，而他的腎病也痊癒了。

他在回去之前要向賽巴峇表示感激，但賽巴峇說：「不必謝，是你自己的信心將你治好。」

我問實達拉繆醫生是否這個病人已完全醫好，不會再舊病復發。

「看來是完全治好。我聽說那個種植人後來非常健康。」他答道。

在接着下來幾個月內，我遇見了不少親身頑疾被醫好，或者家人被救治的人。這些人都是社會知名人士，不怕我引用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故事在本書較後數章將被詳述。

但目前在巴拉聖地庵廟，實達拉繆醫生却告訴我賽巴峇本身的溫度亦已高達百度以上。醫生每天都檢查賽巴峇的溫度，已經數年了，而每次到了這個西瓦拉底慶典時節，賽巴峇都會溫度增高，顯示了他又要表演一年一度的奇蹟了。

我熱忱地等待，特別是聽了許多信徒們有關賽巴峇的奇行描述。雖然如此，我還是有些疑心，因為據我所知，這些都是奇蹟史實中少有的事例。

第四章呵，無形的世界

無形的世界，我們看着你。

不可接觸的世界，我們接觸着你。

法蘭西·湯森

一九六六年的西瓦拉底慶典在二月十八日舉行。當我在食堂用完早餐返回宿舍去時，我必須小心翼翼地走過來訪者四處搭起的營帳。所有建築物都塞滿了人，新來者只能在草地上建起臨時的大露營。在這個時刻，沒有人會想到舒服的問題。

我與齊集在中央建築前的會衆參在一起。每一個人都期待着賽巴峇在陽台上露面，以便接受他的祝願。不多久，一個身材矮小，身着紅袍，披着圓錐形頭鬆的人出現了。他舉起手來向人群祝福，我看他像是無精打彩似的，很快又走向他的房間。我感覺到他必定是不舒服。實達拉繆醫生這時正從他那里出來，他告訴我巴峇在發高燒，他的體溫高達一百零四度。

我猜想這是與他身上產生的西瓦寧甘有關，這是一個很大的秘密，醫生這樣說。

巴峇整天繼續履行他的任務，像是沒有什麼事那樣。我看到他分派小布袋的聖灰給坐在地上等待的人群，這些人也等待着機會摸摸他的衣角。當天早上，他公開表演當天兩個奇蹟中的第一個。它是在一個只有一面敞開的營房里發生，當時有成千的人坐在里面，像沙丁魚似地擠疊在一起。我很幸運地能坐在台前，與一群攝影記者參雜在一起，這裡還稍為有移動手腕的空間。我把那天早上所發生的事情記在日記簿上，現把它記錄如下。

在台上是一個大的舍地賽巴峇的銀像，它刻劃着他的傳統坐姿。卡斯督里先生拿了一個小木香爐，它有一呎來高，里面盛滿了聖灰。他把香爐高舉在銀像之上，並把聖灰倒向銀像直到倒完為止。他把木香爐搖動，以確定里面不再有聖灰，他繼

續把香爐倒轉地高舉在銀像之上。

賽巴峇這時把手伸進香爐直達手臂，手接着在里面攪動了一下，好像以前婦女製造牛油那樣。聖灰立刻又再不停地流出來，直至他把手拿出來為止。他又再把另一隻手放進爐里轉動，聖灰又再流向銀像。他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左右手放進爐里，聖灰就跟着他的手進去而流出來，跟着他的手出來而停止。最後舍地賽的塑像已被埋在一大堆聖灰里一比香爐原來可盛裝的容量多出很多。香爐接着被放在地上，這神奇的節日儀式似的聖灰浴也就跟着結束。

四周洋溢着愉快，興奮的氣氛；卡斯督里先生更是容光煥發，巴峇的動作和儀態流露出非常自然的美。這一切都奇妙得很，我已經看過他從空氣中抓來滿手的灰，因而對於他從空香爐里攪出一大堆聖灰並不感到這樣特別的惊奇。

那一天的盛大高潮還未到來，許多人都這樣告訴我。他們告訴我每一年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或者多個西瓦寧甘在巴峇的身上產生。他從口中吐出寧甘來給人看。它們經常都是硬的，有些是用水晶一樣清晰或是有顏色的石頭製造，有時則是用金或銀的金屬製造。

“你能確信在他走上台前，他沒有把它們含在口里，然後在適當的時刻才把他們吐出來？”我問道。

聽我說話的人充滿着興緻和憐惜地看着我，其中一人說道：“他說話和唱歌了一段長時間，然後才把寧甘從口中吐出來，況且這些寧甘太大，根本就不可能銜着它來講話。去年有一個寧甘很大，他需要用手指才把它從嘴唇里拉出來，他的嘴唇因而被磨擦到流血。”另一個補充說：“有一年有九個寧甘這樣多，每一個有吋半高。請想想怎能把這些物件含在口里而作整個鐘頭的演講！”

我想即使他把這些東西從他身體內的某一部分拉出來，他這樣做又有什麼意思呢？這當然是很神奇的現象，可是它的真正意義在那里呢？西瓦寧甘倒底是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我從神廟里的人得到很多答案，但是最好

的解釋還是來自阿提亞神學會真理研究院的添尼博士。我祇能稍為記得一點，較後時當我回到阿提雅時，我閱讀我所記錄的日記，現把它簡略地敘述如下。

西瓦寧甘是屬於“自然”這一類的興都徵象，它們通常是以數學的形式表現。這些徵象之所以被稱為“自然”是因為它們不單祇是代表一個事實，在某種程度上是這事實里的真正動力源泉。寧甘是橢圓形的。它象徵着西瓦—石地，那就是正負兩極化的原理。整個宇宙就是建立在這個正負的原理上。

為什麼用橢圓體來象徵兩極原理呢？根據添尼博士的解釋是這樣的，那最終的現實，即絕對的，或婆羅門，上帝，或是我們對它的任何稱呼，是沒有兩極的現象，沒有一對對立的事物；所有的原理是具有內在的平衡和調和。所以，那最終的現實是由最完善的數學數字所代表，這即是圓形體。

如果在圓形體的中間或它的一個焦點劃分為二，我們所得到的的是橢圓形。因此這個數字是象徵式地代表從調和演變成兩個相對的事物。而從這二元化的現象則產生宇宙中的所有例性，創造和所有事物的複什性。寧甘實際上是所有創造根基的最基本形式，好像喻姆是最根本的聲調一樣。

根據興都的表現方式則是：從婆羅門中演變成爲西瓦—石地，這是一切事物的源泉。我們應記得的是西瓦不祇單是三位體神座的一個方面—毀滅和再生的領域—它同時也是最高之神，所有神之父，這即是宇宙的標誌。

像所有興都神的概念那樣，西瓦也有他的王妃—石地，或女性的一面。男性或正面代表理智，女性或負面則代表法力。這兩者都是創造或體現星球事物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很明顯地，那橢圓體或者寧甘形式是象徵西瓦石地原理，它在宇宙的結構和操作方面扮演了基本的角色。例如它是所有原子內的所有事物的根本，而中子則是環繞着核心而運行。在太陽系的水平上，我們發現星球並不是以圓形，而是以橢圓形圍繞着太陽運轉。

有些人認為寧甘只不過是性的象徵。但性也只是附屬於寧

甘的西瓦石地原則的諸多特徵中的其中之一。這個原則是以一對相對立的物體而體現出來，如果沒有這種對立的現象存在，那麼宇宙將空無一物。事實上，在這種智慧水平上，對立概念是我們思考的基本要素；如果沒有黑暗，我們也不會曉得光明等等。

因而說人類對這個形象的朝拜只是導源於原始無知的祈告，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寧甘有着更為深奧和意義深長的含義。這個字在梵文的意思是一個象徵或標幟。這即意味着它是基本和首要的徵象。事實上，它把基本的原則和創造的法力具體化，這是在現實世界的最高祈禱對象，而它與它所代表的現實有着一種真實的數學關係，它能使祈禱者隨着那現實而移動。要怎樣才能做到這點呢？添尼博士指出這是一個秘密，只有通過一個人內心的體現才能解決和了解。

據說這種神聖的橢圓石頭或金屬是具有神秘的性質，使人和神明法力架起聯系的途徑。通過這個途徑，許多祝願，利益和吉祥的條件都會流向禱告者。但是這種神秘的聯系，必須要由那些明瞭這些原理和具有宗教儀式知識的人才能建立起來。

三萬人會跋涉長途而來見賽巴峇，只是爲了要見他創造一粒普通的石頭嗎？一顯然地它是很奇異的。這是值得人們懷疑的。但是那天傍晚人們所期待的寧甘石頭，並不是普通的，它在印度古典精神文化中佔有一個中心的位置。

人影逐漸拉長，但是炎熱下午的熱氣還是迫人。當我從客房走向那座稱爲聖地威迪卡的小圓屋，這事件即將在這里發生。這建築物是在營房前面不遠的地方，它像是西方城市公園里的臺架，它是圓形的，地台稍爲升高，一座矮牆，由細小的架木支持着屋頂。

不但是那些沒有圍牆的茅舍充滿着觀看者，就是那個從中間園屋伸展到神廟周圍的廣場也密密麻麻地坐滿着人。我在一個引導員指引下，通過密集如林的頭，沿着一條由男女各一邊而形成的通道行走。我心想是否還會有一平方碼的空地讓我坐下。

在聖地威迪卡附近，有些空位是保留給職員，巴峇最親密的門徒，攝影員和一些有錄音機的人。由於是一個白臉的外國人，我有禮貌地被安置在那里。即使是在這些特別的座位里，也是非常地擁擠，我在想是否能夠把交叉的雙腳移動位置。如果如預期要在那里三個鐘頭，我的雙腳可能只固定一個位置，而不能再任意變動，那麼我將要被人抬出去。

六點鐘時，在一小群門徒的陪伴下，巴峇出現在聖地威迪卡，演講接着就開始，有很多人發言，但我只清楚地記得其中一個發言者，他是南印度著名的梵文學者，蘇雅巴拉卡沙。沙士德里。不是因為我了解他所說的，他是用古代吠陀古語發言，而是在他那滿佈皺紋、學者似和溫柔的臉，以及他那天所穿的藍道袍所顯示出的無比吸引力。

當巴峇起立發言時，當時有八十三盞強力的電燈照耀着講台。他開始先唱一首讚歌，他甜美的歌喉打動了每個人的心房。然後他開始講道，像他其他的公開演講，他是以德魯古語發言。三萬人的場面鴉雀無聲。只有當巴峇講一個發笑的故事或者開一個玩笑時，才打破這種場面，一陣笑聲越過被星光照耀的臉孔。在講台上，卡斯督里在忙着做演講記錄，這些將會在日後用德魯古文和英文發表。

賽巴峇流暢的言論連續了半個鐘頭，突然間他的聲音中斷了。他想繼續再講，但他只能發出沙啞聲。信徒中的讚歌引導者，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立即就唱起一首聖歌，廣大的群眾立即加入。

巴峇坐下來，喝了一杯水，很多次他都想唱歌，可是都沒有辦法成功。他現在開始露出真正的痛苦。他轉動着身體，把手放在胸前，把頭埋在雙手間，抓着他的頭髮。他再喝一些水，爲了安定群眾的情緒，他裝出笑容。

歌在繼續狂熱地唱，像是在支持和幫助巴峇渡過這段痛苦的時期。有些在我周圍的人開始流淚，我自己爲那些人的感受而感到同情。我不能夠抓到造成這悲傷場面的事件的真正意義，這也是大部分的群眾所不能觀察到的。在腦海中明瞭一件事

是一回事，但在骨和血里感到它的意思又是另一回事。我內心在感覺到我正處在一些足以深遠影响人類的事件的中心。

從慎重和理智的角度來對待這個問題，我不信服一個真正奇蹟將會發生，更不用說那具有重要精神意義者。因而我無須流下同情之淚，我把眼光注視着巴峇的口；我的整個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一點，因而我不會錯過寧甘的出現——如果事實上它是從那邊出來。

我注視巴峇的口達廿分鐘，這期間他扭動着嘴和露出笑容，並且想唱歌，我終於獲得了報償。我看到一道青色的光芒從他的口中放射出來，隨即一個物品從口中露出，他用手把它抓住，立即他把物品置放在姆指和食指之間，每個人都能清楚看到它。它是一個精美的青寧甘，它比任何人能從喉口提升上來的東西還要大。

賽巴峇把它放在一盞大燈之上，因而光綫能穿透它寶石似的玉體。把它置放在那邊之後，巴峇進入後台。

遜德來甘地，盛會里的一個年青志願引導員，他已成為我的朋友，把我帶離人群。我的雙腳捲合着，但他們把我抬回客房。每次我在夜中醒來，我仍然聽到群眾圍繞着閃耀的西瓦寧目喊叫和唱歌，當我於天亮下樓來時，人群才開始散開。我遇到斯特耶女士，她說大部分盛大的集會，都是整夜地向着那象徵最高神明的物品祈禱，這神明神奇地結合在他們領袖的身體內。

西瓦是瑜珈術的神，他是幫助人克服他的低級本性而把他們提高到真正神明的性質。要實現這種轉移，頭腦必須要加以訓練。據說頭腦是與月亮有關連，因而當月亮處於正確的位置時，它會對人的努力以提開頭腦是具有星相的益處的。二月是最有利的條件，因而偉大的西瓦拉底慶典就在這個時候舉行。但是在巴拉聖地這個陰曆節日具有雙重吉祥的意義；不但是星相的條件適宜，而且那個神奇地創造的西瓦徵象也在衆人的眼前，這是靜默最高努力的結精點。

在這裡必須指出：根據烏特拉、義達一書，克利斯那聖者

認為寧甘這個字是寧那，意即團結的意思。因而通過寧甘能使低級的人群與高級的人群甚至與神相結合。

聞卡達基里拉惹是賽巴峇一個虔誠的信徒，他對正統的興都主義具有良好的知識。他告訴我有必要為那個神聖的象徵進行正常和正確的祈禱，或朝拜儀式。由於很少人能執行這方面的職責，因而大部分賽巴峇的寧甘也就跟着消失；這樣它們就回到它們原來的領域。很多信徒都支持他的意見。

很多我新結交的朋友在寧甘創造的第二天早上都仔細地觀看它。它是大家談話的中心，同時也拿來與前些年份所創造的寧甘相比較。我問他們那些舊寧甘去了那里，我得到的回答是有些給了一些最虔誠的信徒，其他的一沒有人知道去了那里。

我有事實佐証有些是給了信徒，在一年之後，賽巴峇一個虔誠的追隨者給我欣賞一隻來自巴峇身體的美麗的西瓦寧甘，而由他贈送給她。她隨身帶着它，用一塊布小心地把它包住，不讓任何人觸動它。

“你是否要向它做定期的祈禱？”我問她。

“是的，”她回答，“巴峇吩咐我這樣做，我就照他的話做。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把它給我，我是不配得這樣寶貴的禮物。”但是我覺得她是應該獲得的，巴峇能夠看透信徒的內心，知道誰是應該獲得它。

我有機會在它創造八天之後細心審查這個一九六六年的西瓦寧甘。我曾在巴拉聖地和一小群人士在公眾會堂里與賽巴峇見面，這是一個渴望已久的私下會談。我們被引進位於樓下的一間房間。過了幾分鐘巴峇進來，把帶來的寧甘放在窗口的架子上，每個人都有機會觀看。它是青翠色，如同在它創造那晚的色彩一樣。那天傍晚當寧甘被創造時也在台上的卡斯督里先生，他用文章里作這樣的記述：“一個翠綠的寧甘，三吋高，安置在一個五吋的紙板上，在他（巴峇）的身內形成。然後在衆多群眾不可形容的觀樂和解脫中，從他的口中湧現出來……”當我站在窗架前觀看它時，我不知道這樣大的紙板也是從巴峇的口中湧出，我估計它的大小正如卡斯督里所描寫的。

當我們仔細看完寧甘後，但沒有觸動它。巴峇坐在椅子上，我們則靠着牆壁坐在地上，我坐在他的右邊，盡量保持與他最短的距離。

他以輕鬆的態度跟我們聊天。他個別問我們希望能從他那裡獲得些什麼，而對於其中一些反應他大笑不已。他像慈母對待兒女那樣，高興地給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親切地給他們帶來歡樂，但希望他們能學到生活中重要的事物，同時珍惜那些精神。

突然間他轉向我，以譏諷的語氣說，“如果我給你一件東西，你會把它遺失？”

“不會，巴峇—我不會的。”我提出抗議。

把袖子拿起，他的手在我眼睛的水平上搖動。我可以看到他的手的正反面，我沒有看到什麼東西，直至他把手伸開，一隻閃爍的大戒指在他掌中心，它像是金銀合製而成；但是他後來告訴我這似銀的金屬其實是一種神聖的合金，它是用來製造神廟的偶像的。

我非常神往，把手伸出去準備接受這禮物，但是他大笑並把它轉向一個相反的方向。它繞行了一個圓圈，每個人都在檢查它，大多數人在還沒有把它轉達給他人時，都尊敬地把它放在前額上。當它回到巴峇的手里時，他把它置放在我第三隻手指上，它剛好配合我的手指。

我非常感動，當我看到舍地巴峇的金形象刻印在戒指上時，我更是萬分地激動。我從來沒有告訴過沙地也賽巴峇或他的任何信徒有關我對那老聖人的深切敬愛。是否有些什麼使他能閱讀我的頭腦？

不久之後，他把我們個別地帶進另一個房間，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問他一些私人的問題輪到我時，他跟我談我的個人生活和健康。他不但是個父母親，而且是一個典型的父母親，愛的光芒從他那裡射出直達我內心的深處，連我的骨頭也被溶解。這個我感覺到的愛是最高最純真的愛，在梵文里這叫“邊馬”。它是沒有任何隱藏的自私的圖謀，這是一種最高神明對人

所自然流露的真愛。

我奇妙的內心經歷，與許多信徒所告訴我他們個別經歷到的巴峇的真愛，真是可以相匹敵。因而當我要結束第一次所訪的“永恆的和平居所”，我開始明白，不論這個奇人是什麼，他不僅僅是個聰明的魔術師，也不是在街邊為賺取路人幾個盧比的“街道學法者”。

賽巴峇不屬於這些著名的範疇內。他是誰呢？這是一個未能解決的秘密，可能是不可測量的一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挑戰。